

瞬息京華

第一回

林語堂原著
汎思譯

林語堂博士的英文原著『MOMENT IN PEKING』是一本偉大的傑作，自出版以來，風行一時。本刊茲得汎思先生的合作，分段譯出逐期登載本刊，以饗讀者，汎思先生不獨譯筆信雅，且對北平話下一般苦工，故於書中人的對話，神態身份，描摹盡致，譯風別具一格，敬希讀者留意。

編者

話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

日那天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西口停住一隊騾車，有的排過街外沿着大佛寺粉紅圍牆一條南北夾道。這日黎明各騾夫俱已來到，聚首相談，吵吵鬧鬧總是不免，故此滿街人聲嘈雜。

原來這些車輛特爲出遠門打發來的。那僱戶老管家名喚羅大，年方五十上下，一邊抽旱煙袋，一邊看着餵草，那些騾夫只顧彼此說說笑笑，鬧个不休。把你我的騾子連帶騾子的祖宗嘲弄既盡，仍要自相頑謔一回才罷。

一個騾夫嘆道：『這今年頭

兒，誰都說不定這趟子去了回來是死是活呵』；羅大插口說道：

『錢不是多給了嗎，要說一百兩銀子連一塊地也買下來了』。那

騾夫回道：『人死了銀子有什麼用，洋鎗子兒却不認人，碰當一

下子打到腦袋裡立刻就翹辮子了。你別瞧這條牲口的肚皮兒，也

擋不住鎗子兒，可是要掙口飯吃，有什麼說的呢』。又一個騾夫

接道：『這也難說，洋兵一進了城，誰也待不住。就說我罷，我

正合躲開遠遠兒的呢』。

此時日已東昇。陽光射下，

照出門前那棵大梧桐樹葉上亮晶晶的露水來。這住戶便是姚宅。

外面看上，並非如何冠冕堂皇，祇是一合小黑門，正中漆紅圓心

，那梧桐樹蔭正遮着這門口。門旁立一短碑，有一個騾夫坐在上

面，當早天氣涼爽，祇是天空無雲，光景要熱起來的。在那梧桐

樹旁擺着一隻中號茶缸，原爲暑伏施茶之用，此刻尙未起茶，一

個騾夫見到這茶缸便向羅大說道：『你們老爺可是行好呵！』羅大

接口誇贊他的主子如何樂善好施

說着用手向門楣上黏住那條紅紙指給那騾夫看。但那騾夫不識紙上寫的是何字。羅大於是念了一遍，乃是，『施捨專醫霍亂痧症痢疾一應靈藥』。那騾夫聽了忙說道：『這倒是要緊，您可得賞些給我們路上帶着』。羅大道：『跟着我們老爺一路走，還怕沒有藥不成，老爺身上帶着合你們自己帶着難道不是一樣嗎？』衆騾夫還要多探聽這姚宅的底細，羅大只告訴說是開藥舖的，再也不講下去。

移時那姚老爺走了出來，親自看過車馬均已齊備。這位老爺的年紀，看上有四十來歲，生的身材粗短，兩道濃眉，眼臉鼓起，面頰無鬚，而容光煥發，頭髮依然漆黑，走起路來，從容健步，正如壯年。只看他那般虎步走像兒，便知是練過拳的。那腰身挺得壁直，好似提防被人不定前後左右猛然一下子打過了來一個模

瞬息京華

樣。前足穩定了，後腿方畧灣邁上。一步一步的渾身都吃着勁，誰也闖不倒。這裡他見了各人早已打个招呼，一眼見到那茶缸，便又吩咐羅大一回，待他去後，仍要天天照舊施茶，衆騾夫聞言同聲嘆道『老爺真是個善人呵！』

轉眼那老爺回進門內，忽見一妙齡佳人閃出。生的一雙金蓮，頭上梳着鬢黑髮髻，身上穿着粉紅寬袖半舊短衫，領袖口俱有三寸寬的淺綠色緞子滾邊。這個人出來一會子就合騾夫們隨便攀談起來，並不似大家閨秀那等害羞。末後還問過那些牲口可曾餵好，方抽身去了。一個年紀輕的騾夫不禁向羅大叫道：『你們老爺真有造化。確是善人必有好報。才有這麼年輕漂亮的一位姨太太』。羅大立喝道『爛掉你這舌頭，我們老爺，才沒有姨太太呢。那位少奶奶乃是老爺的養女，已經出過閣又回家守寡了』。那騾夫聽說便嬉皮笑臉的打了自己一

個咀巴，使得大家都笑起來。

未久又見一個使喚人和一群丫頭，模樣皆是漂緻，都在十二三歲之間的年紀，忙將一些行裝細軟搬出。衆騾夫見了不禁目眩眼花，但又不敢再妄加評議，當下跟着那些人出來的有一個十三歲男孩子，羅大告訴各騾夫說這位便是少爺。

衆人忙亂了一會子又過了半個鐘頭，這姚宅全家大小方一齊出來上車。只見先頭那青春麗人也在裏面，手裡拉着兩位小姑娘。二人的衣服皆很樸素，上身俱穿白布短衫，褲子一個是著綠色的，一個是紫色的，你看他們姐兒兩個那等幽閒貞靜的風度，遠非使女可比，而且又合那少婦携手同行，衆騾夫一見便知必是姚宅的小姐。

那年輕的騾夫便迎上說道，『小姐們，請上來我這輛車吧。那輛的騾子不行』那位大小姐名喚木蘭，聽了這話心下忖度，這

個小伙子生着滿頭爛瘡，而那輛車驟子固然小些，可是那個驟夫較爲不討人嫌，因此就擇人而選，而不顧驟子好壞。倘使木蘭不因這小伙子頭上癩瘡，當初不坐上那又小又瘦驟子拉的那輛車，非但後來途中遭遇可免，而木蘭一生命運亦必不同了。『正是世事固有幾微不足道者，但往往過後，追溯因果方知其於終身關係非同小可』。那木蘭擠在人堆裡，只聽見他的母親責備坐在別輛車上的一個丫頭打扮像個妖精。這丫頭叫作銀屏，年方破瓜，因在大庭廣衆之下挨了這頓罵，不覺難以爲情。但有一個比她大上兩歲的丫頭名碧霞的，一邊攙着太太上車一邊竊笑，心中暗喜，幸爾自己知趣，聽了太太的吩咐，出門行路無須裝點。那姚太太看上有三十來歲，生得面方肩寬，体格豐滿，又是聲姿清亮，一望而知爲全家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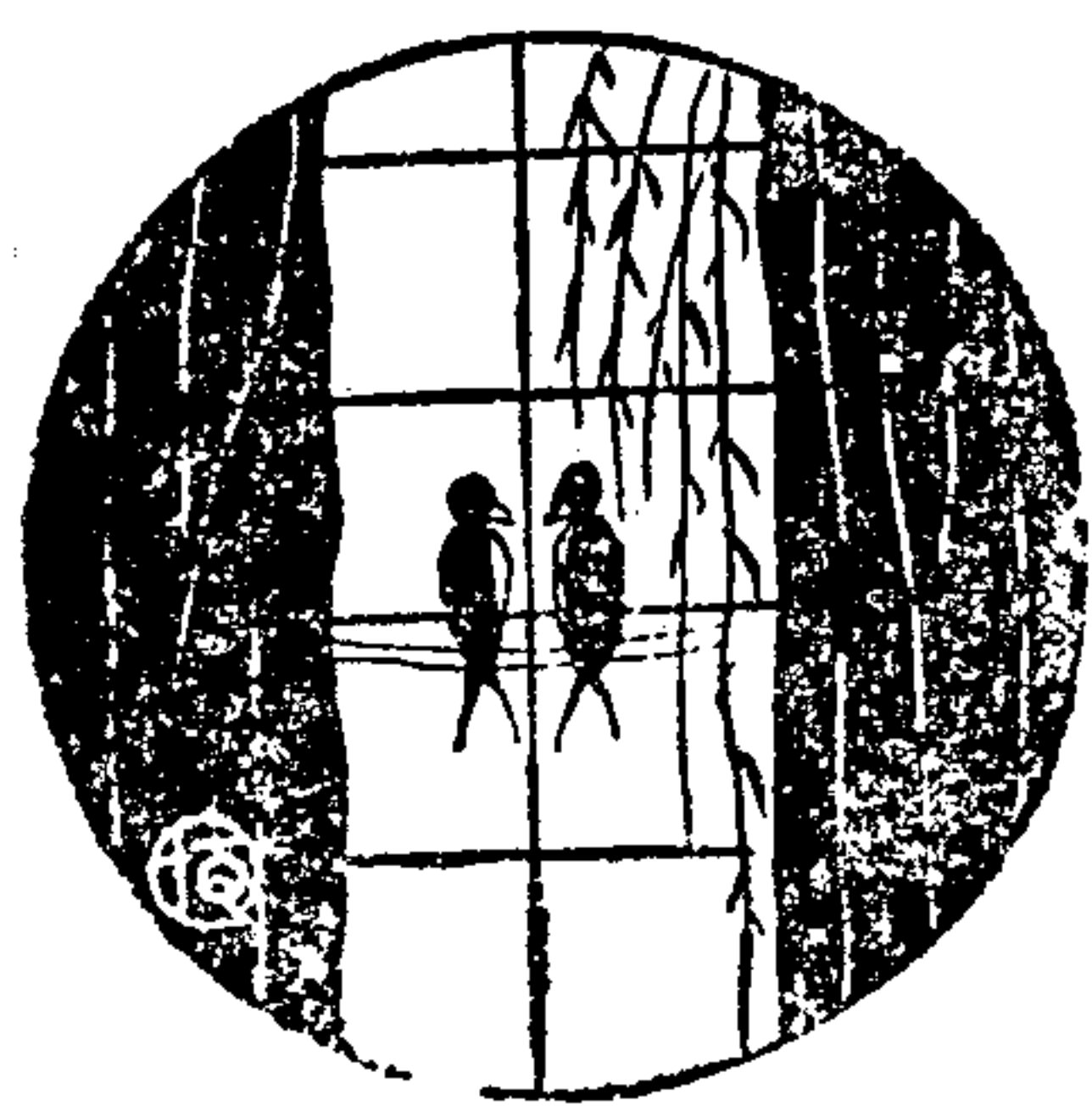
正當各人上車坐好方要起身時，只見一個十一歲小丫頭，名

叫麝香的，站在前門放聲大哭。原來他不願跟着羅大和其餘一些使喚人一塊兒留下看家，止不住傷感起來。姚老爺見此形景乃與夫人議道：『就叫他一道兒來吧。至少會伏侍你裝一裝水煙呢』。於是麝香臨尾也跟着跳上了頭坐的那輛車上。大家方又各自坐定了。姚太太即刻喝令丫頭們把車簾放下，不准往外張張望望。這全家上下一共使上五輛驢車，一輛只用一匹小馬拉着。首先一輛由馮舅爺和大少爺迪人乘上。第二輛車裡是碧霞陪同太太坐着，手裏還抱着一個兩歲小孩子，木蘭莫愁姊妹二人和姚老爺的那位養女珊瑚，一同坐在第三輛車。銀屏麝香還有一個十歲丫頭叫作錦兒的坐在第四輛車。末尾那輛車裡乃是姚老爺獨自一人坐着，原來那廸人最怕靠近乃翁，寧願跟着舅舅。祇見一個使喚人名羅同的原是羅大的兄弟陪着老爺坐在車的外面，一腿跨在車杠裏頭，一腿放在外面搖幌。

那姚太太因見四外的人來看熱鬧，故意向他們嚷着說，祇是往西山去一兩天探探親戚。其實誰不知道是爲着義和團叛起，八國聯軍逼近京師，他們一家子要到一个安靜地方避難去。

不一時只見驢夫們手裏抽着鞭子，口裏吆喚着，連人帶車一齊出發了。那些孩子們平素常聞父母講起杭州老家裏，但皆從未到過，這會子去了，自然興高采烈。

且說那姚老爺起初本執意不肯逃開京城，遲至七月十八日晚，方才決定往杭州家鄉避難，但仍不慌不忙，連日將臨行一應事務摒擋停妥。原來他是個十足的道家，遇事心神自若，一如平常，因此木蘭倍增孺慕。譬如木蘭曾聽他講過『凡事若動乎心神，則於元氣有損』又如『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等語。凡此教誨木蘭後來不時想起，且致力行，致免不少灰心喪氣的事情。正是世人若皆推誠相待，則一生放心無憂。豈非快美。〔待續〕



瞬息京華

瞬息京華

〔第一回〕

林語堂原著
沈思譯

如今且說自從五月裏，京內已聞戰事風聲。那八國聯軍早將大沽口砲台攻陷，祇以京津鐵路爲義

和團拆毀，未及進犯。那義和團原是一些妖邪惑衆，聚黨橫行的拳匪，自命以扶清滅洋爲職志，並謂能念誦咒語，防禦洋鎗子彈。當時聲勢甚盛，蔓延鄉里。孝欽太后思用之，又恐輕啓外釁，躊躇不決。一日詔令拿捕其首要，翌日忽又詔那爲虎作倀的。瑞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廷這般朝令暮改內中原有一段陰謀。先是那孝欽太后早已總攬政權，正謀廢去光緒皇帝，改立瑞王之子大阿哥。大阿哥雖一不肖之徒，但甚得太后之歡心。

那瑞王思想，若能引起外戰，子登大寶，已可左右朝議，故此慫恿太后輕信那拳匪不怕洋鎗子彈之說。那義和團遂更明目張膽的要把什麼『一龍二虎』捉來祭天，以贖誤國之罪，一龍卽指那變法維新的光緒皇帝而言。這光緒皇帝兩年前曾有一度所謂百日新政，當時舊派朝臣无不憤嫉。所謂二虎，

一个是年事已長的慶王，一个是李鴻章，二人皆主持過當朝的外交。

那瑞王欲使太后猜忌各國對其廢立之舉有意阻撓，故假造列國公使會銜照會，要求太后讓位光緒親政。太后不知情詭，乃遽信以爲真，因見那義和團以驅逐洋人爲幟，甚足號召一時，乃毅然決用之以雪同仇之恨。但有幾個朝臣，却是深明大義，認爲拳匪焚燬使館之議，有違西洋慣例，乃極力諫阻。無奈均遭瑞王黨徒謀殺。連那京師大學堂校長亦剖腹自戕而死。其時那義和團却已雲集京師。先是朝廷曾遣个武官率兵鎮壓京畿一帶之拳匪，但半途爲伏匪擊斃，餘悉投附。於是那匪徒氣焰愈熾，流入京內，焚燒教堂，亂殺洋人以及吃教的中國人。於是外國使團向朝廷提出抗議，朝廷乃詔令剛毅調查真僞。而剛毅竟奏稱，那義和團，乃天遣助驅洋人以雪國恥之神兵，且暗將匪衆數萬放入城內。

那拳匪一旦盤踞京城，兼有太后和瑞王之袒護

，更是肆無忌憚，大事滋擾，沿街搜殺什麼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大毛子即是洋人，其餘一般吃教的或是通曉洋文的中國人以及洋行書記均列爲二毛子或三毛子。并且四處焚燒教堂洋房，即洋鏡子，洋傘洋鐘洋畫亦皆搗毀無餘。但是中國人被殺害的畢竟比洋鬼子多。那匪徒斷定二毛子的方法却很簡便，只是把受嫌疑的人抓來跪在街中祭壇上面，然後燒一道靈符，祇就那紙灰上騰下落，而定有罪無罪。那祭壇每當黃昏設在街中，一般信徒前來，一邊燒香一邊作猴舞，弄得香味繚繞街面，宛如西遊記仙境出現一般，原來孫猴子乃是他們奉神之一。甚至朝內一些重臣顯官的宅內都擺起香案來奉承那些拳匪首要。有的人家僕役也歸附他們，藉勢凌主作威作福起來。

且說姚老爺乃一飽學之士，本來同情那維新光緒皇帝，如今見到拳匪這般舉動，明知愚昧兒戲，祇是緘口不言。但他却恨那般借重外力來傳洋教的教堂。原來姚老爺要說反對洋人，別有一番見解，拳匪那般下流，自難入眼，所幸羅大羅同兄弟兩僕均未盲從，不無寬慰。

且說京內兵端已起，德使早爲甘軍殺害。那東交民巷自被圍攻，各國使館衛隊，指望援軍由津北上，已困守兩月之久。那榮祿爲太后親信之一，原

奉旨統領禁衛軍夾攻各國使館，但暗中密令保護，惟東交民巷附近及正陽門一帶街路早已化爲一片焦土，其時京內實已成爲拳匪世界。那清廷早有太阿倒持之勢。甚至一般挑水掏糞的頭上非載紅黃布巾，也不准依常操業。

事到而今，那姚老爺始終不想遷動。祇是家裏兩三座大洋鏡子和一架稀罕的伸縮望遠鏡令人毀了。這姚宅距那蹂躪之區尙隔着兩三道街。姚太太雖已再三央告趁早離開這般殺人越貨無法無天的地方，但那姚老爺祇是置若罔聞。原來那時兵師雲集郊外，他已想定一動不如一靜，而且事有前定，莫如聽其自然。

姚太太因見他如此冷靜，越發氣煞。指他一生一死祇是守着他那花園骨董。迨聯軍近逼京師，人心愈慌，深恐來掠空城。姚太太又向他勸道『就說你自己不怕死的話，也應該替孩子們想一想』。姚老爺猛然聽了這話，雖然嘴裏咕嚕路上未必太平，但是心內早被說動了。

於是七月十八日那天下午夫婦二人立時議定南歸。姚老爺盤算了一回，如乘驛車，一直南下，有八九日路程，趕到山東德州，便可平安，原來山東新任督撫，早將拳匪肅清，地方已經太平。那義和團本在山東源起，接連鬧出幾件教案，內中有一件

致使清廷把膠州灣租讓德國，且在任督撫因袒護義和團亦被撤職。事後那新任督撫袁世凱一日把那義和團一個頭目叫來，當面實驗他們的神通本領。這一個頭目便命十個團員排立在一隊來福鎗手面前，祇聽號令一發，登時鎗響。說來也奇，不見一人受傷。敢情放的是空鎗。那頭目自是洋洋得意，正要喊『您瞧』一語未盡，祇見這督撫從身邊掣出自己的手鎗早把那些人一个一个的都鎗斃死了。自是以後，那義和團在山東省內便無術可施，未久一掃而空都竄到直隸省去了。

〔未完〕

理想的配偶

余奕

我曾假設我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人，我現在要結婚了，我要找一個怎樣的太太呢？我考慮很久，提不出我理想中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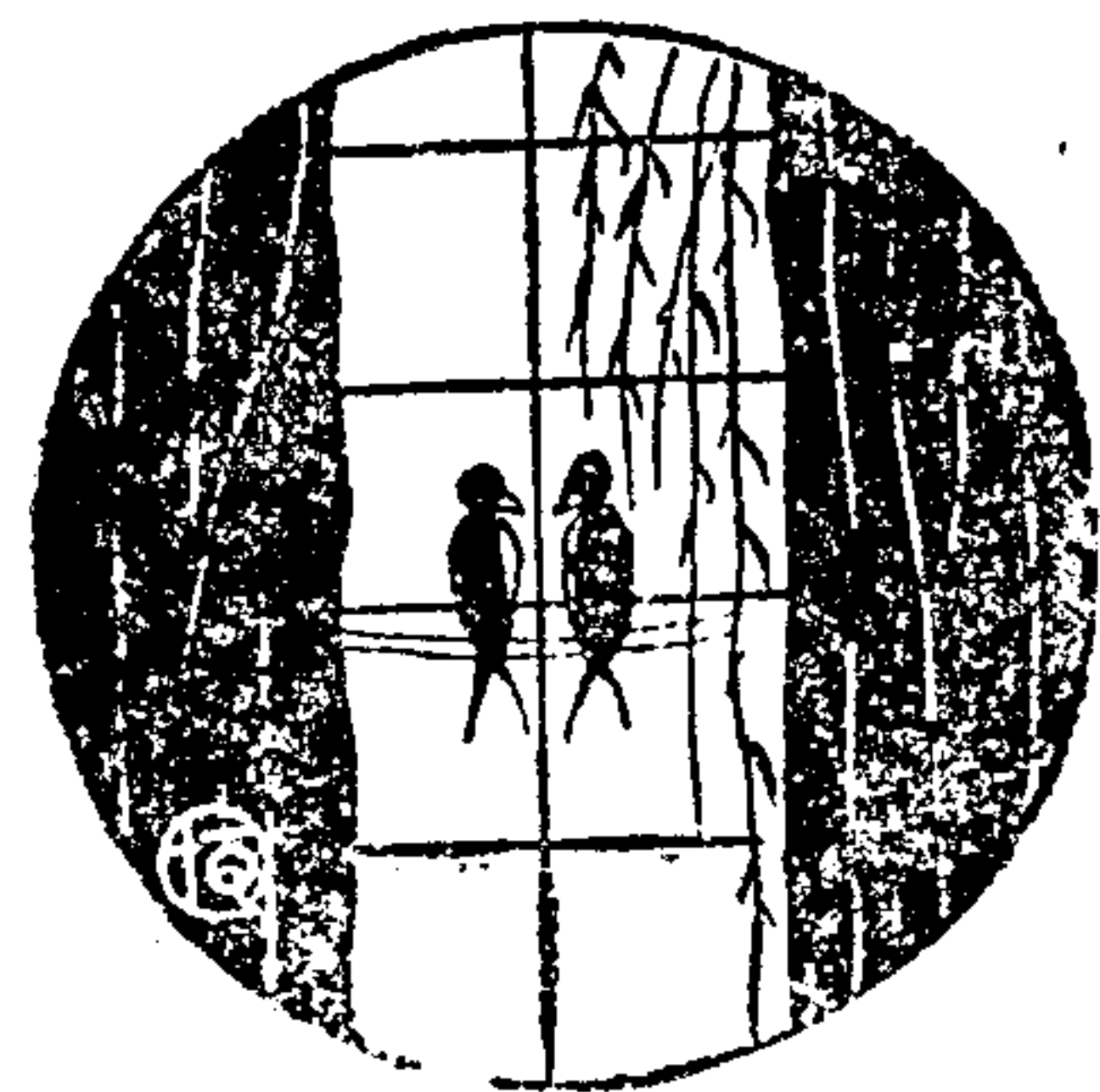
所謂理想的配偶云者，應該是對方的才，貌，體格，思想，言語，行爲，乃至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一髮一膚，乃至經濟能力，社會地位，都合乎我的希望，我也恰如他的要求。我倆的生活獲得最大的滿足，最多的愉快，最高的幸福。我是爲他而生，他是爲我而生，他是爲我而存。是問天地生人是否果真有此巧合呢？俗語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其實即使面貌相同的雙生子，其心也未必相盡同，即使此時此地果然有之，我真找到了這巧合的一

個配偶，也要我倆的心永遠不變；要變也相同的變。

且夫一個人太富於理想，往往夫妻之間也是如此，對於對方懸理想以求之，偶有不合理想之處之時，便要大感失望，所謂愛之彌切，責之彌苛是也。倘若對配偶本無什麼理想，則對方即使偶有缺點爲我發現，我也視爲情理之中，不足爲怪。卽有爭執發生，事過便也淡忘，不致耿耿於衷，覺得破壞了我的美滿的理想。

我自然不是說夫妻應該是無條件的結合，而是說沒有理想的結合。我選擇我的配偶是有條件的，我的條件只有簡單的幾項，捨此，我就不加重視。我明知我有若干點，在他認爲是缺點，他也有若干點，在我認爲是缺點，但這種缺點並不嚴重影響我倆的夫婦生活。而且結婚以後，年月日久，彼此的缺點暴露得更多，更深，但我們都不覺得受了欺騙，或是感覺失望，蓋我們原來便沒有什麼理想的配偶也。

男女的遇合，偶然的機會居多。一個男子在此遇見一個女的，發生了愛情，便結了婚，成了夫婦，決不是懸了什麼理想，然後執此標準以求之的。我常看見男女青年擬訂過理想的配偶的標準，但實際結婚的對象，並不是那麼一會事。他們有時果然不甚和協，竟致離棄；但永久保持相當和好程度的更多。而那些自以爲找到了理想的對象的人，却未必永遠過着理想的生活。



瞬息京華

瞬息京華

林語堂原著
沈思譯

且說當時京津水陸交通俱皆隔阻。原來天津城

內也是和北京一樣亂得天翻地覆。而且直通天津那條大道正在兵戈擾攘之下。至於水路，那些由津逃到京城來的難民都說是那運河上的船艘，成千累萬，密如蘆葦。晝夜兼行，不過半里。因此由京南下必從旱路到山東往德州再乘運河。又因永定門外渾渾很多，不免搶劫。故出去京城仍要繞道蘆溝橋直奔涿州，再轉向東南往德州。從德州至滬杭一路因拳匪未能南犯，堪稱泰平。原來東南諸省督撫對於轄境治安及外人生命財產均與外國領事立約擔保。且說姚太太見姚老爺去意已決，遂問道：『咱們那一天動身呢。』姚老爺答道『後天吧。一來驟車先要僱好，二來行李多少也得收拾一下。那姚太太既然費了一番唇舌好不容易把姚老爺說動走了，但此刻想到行李，不禁慌張起來。因叫道『這樣多的東西，又是箱子，又是地毯，又是皮桶兒，又是手飾，還有你的骨董，一天的工夫叫人家怎能收拾完呢

。』姚老爺道：『我的骨董，用不着你操心。房間一切東西，可依舊不動。除了帶上幾件單衣和一些銀子之外，沒有什麼可以打點的。咱們本是逃難，並非出門取樂。家裏祇要留下羅大跟兩三個人看着罷了。說不定拳匪來搶，或者官兵來搶，或者洋兵來搶，也許連整個房子都燒了。要是通通免得了，就免得了。要是丟了就丟了。』姚太太仍又問道『莫說那些皮桶兒和寶貝都留在這兒嗎。』姚老爺道『你打算要多少輛車呵。光是坐人就得了五輛，只怕連這幾輛還找不到呢。』說罷旋喚羅大來到正廳吩咐道：『明天我要你一道兒歸着一些東西，把一些磁玉器和幾幅好字畫收起來。至於櫥櫃架子無須搬動。明夥要來搶的話，讓他們隨便拿就是了，犯不上爲了這一些不值一文的東西去拚你這一條老命。』羅大原在姚家當差有年，和姚太太既是小同鄉又略有些瓜葛，故此姚老爺放心把一輩子的家當都留給他管。

姚老爺吩咐羅大完了，便又托付馮舅爺次日先

備些金條銀鏰路用盤纏，再去御醫處求一個人情俾得官廳沿途保護。這馮舅爺向來代姚老爺照顧家務以及藥舖茶莊一切買賣。

且說七月十八日那晚姚老爺獨自睡在西南院書房。夜深起來，親至下房將羅大喚醒，叫他點上一盞燈，並帶耙子鏟子一樣一把靜靜的跟着一道兒到後花園裏去。主僕兩個老頭兒走到一顆棗樹下把幾個檀香匣子埋在那裏，那些匣內原是姚老爺自己仔細包好的六件周漢銅器和印石翡翠數十塊。二人在星夜燈光之下費了一個多鐘頭的工夫方才埋好。但於他人未起之前早已回來屋子裏。姚老爺心中甚是得意。羅大一陣子覺得涼露沾襟，咳嗽了幾聲，因想起去給老爺泡一壺熱茶。原來姚老爹時常獨自一人安歇，並無側室。雖身為富翁，但生平所好，祇是愛惜兒女及收藏圖書古玩而已。至其所以未曾納妾之故，原因有二：一則姚太太不許，二則他到了三十歲那年成家之後忽然由一花花公子變為一道學先生。先前乃是敗家之子，舉凡賭博，吃酒，騎馬，練拳，舞劍，甚至惹草拈花，引逗歌女，無所不為。而且四海為家，喜與一般權貴交遊。但自性子改了之後，也不賭，也不狂飲，以往那些玩物喪志的嗜好，俱皆戒絕，連自己的生意也全盤托交馮舅爺主持。那馮舅爺確是一個精明買賣人。原來姚老

爺娶親一年後，父親去世，留下的產業很多，有當舖兩三間及藥舖茶莊分設北京，揚州蘇杭各地，採辦川省藥材和閩皖茶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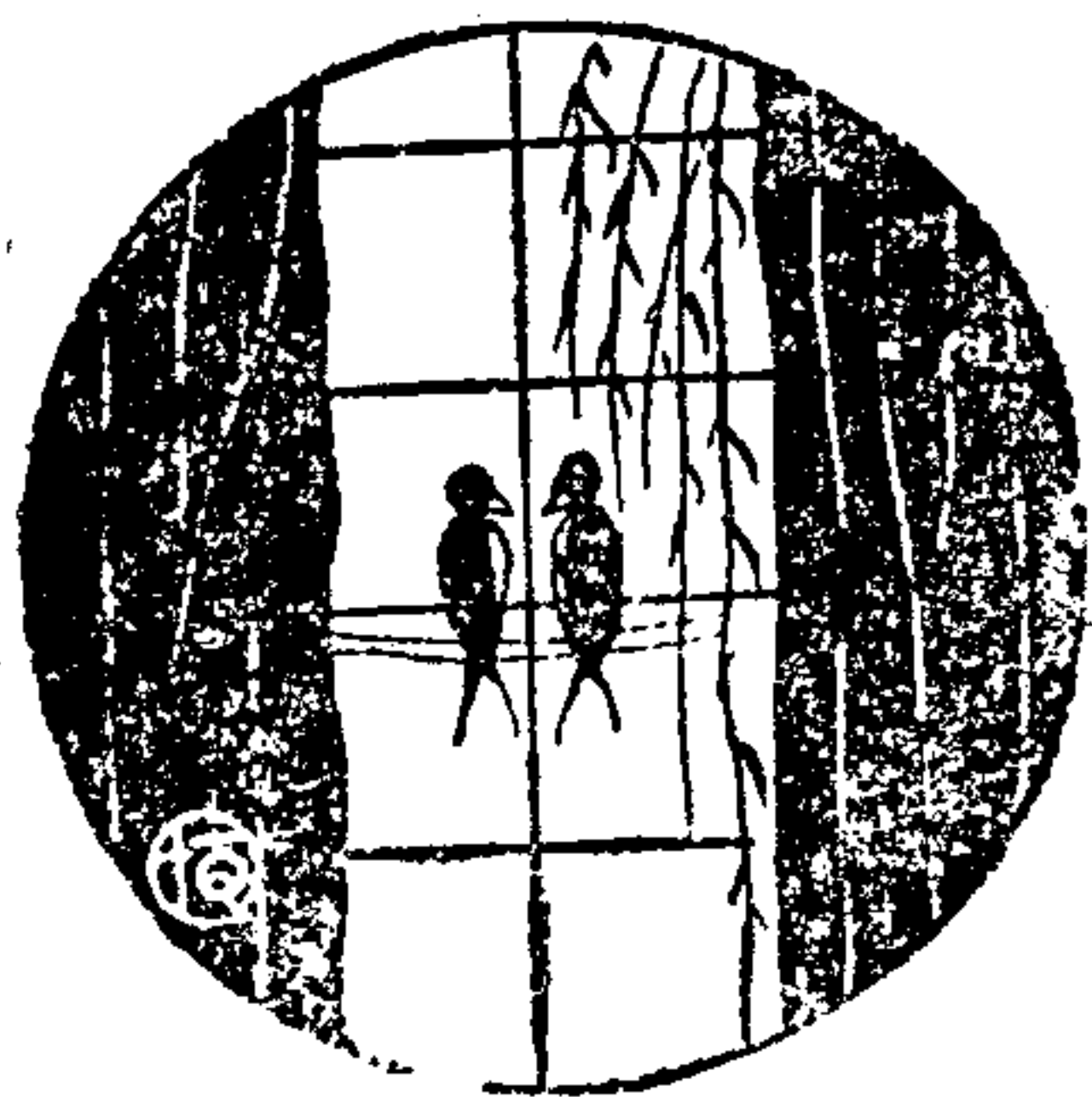
那姚老爺一時之變究竟心裏受何感觸，隱微之深，令人莫測，即姚太太也難斷定是否由於婚姻的魔力。

且說姚老爺見羅大退去泡茶，自己仍然回往外書房，並未轉入後院子裏到上房去。姚老爺進來自己的書房，躺在坑上，一心思索當天要作的幾件事。

這位姚老爺深知養氣攝生之術。每晚修練，必在書房獨寢。睡至夜半子時起身，盤腿端坐，依次摩擦額頰手心足掌，一面操練呼吸咽液，會精聚神約有十分鐘或多至二十分鐘之久，夜靜能聞腸液流動，運養丹田，充盈全身精力。待工夫練完，祇覺色澤神充，四肢暢舒，繼再就枕熟睡。

且說羅大打起簾子，端進茶來。先倒好一杯送到坑上，給姚老爺嗽口，羅大說道：『老爺，這趟路上未免辛苦。今兒您可得好好的歇一歇。車子還說不一定能不能僱的上呢，早半天總該有回信來。』說完又倒上一杯茶，一面接道『我又想了想這回事，實在擔不起。您看還是請馮二爺留在這兒妥當一些吧。可是碧霞，錦兒，銀屏，麝香們，您全得帶走。這個年頭兒，女的總是惹禍。』姚老爺道『這話倒是不錯，可是馮二爺要跟我一道走。你叫老丁老張合你一齊看家就是了。』

〔未完〕



瞬息京華

林語堂原著
沈思譯

那丁張二人乃是開在王府井大街一間藥舖裏頭的老伙計。這條街在姚宅以南，相距有幾條胡同，那間藥舖因祇賣本國藥材和茶葉，顯與洋人無干，故此匪徒未來騷擾。羅大聽到姚老爺如此吩咐，應聲答道，『就照這麼辦了。您千萬別再添人。宅門裏總是人少是非少，可是店上呢』，姚老爺道，『那姓陳的哥兒兩個可以留在櫃上。』

店裏無非是一些草根香料藥材，人家拿了有什麼用，咱們也沒有洋鏡子叫人匠〔石旁〕。況且店裡總要上起板來非再稍停一些不開呢。前幾天那博威洋行被搶了。聽說所有的鐘表玻璃都匠〔石旁〕的乾乾淨淨，有一個人拿了一瓶香水當作酒喝下去，登時臉變的通白，倒在地上，口裡嚷着可上了鬼子的當，中了毒啦。那洋行裡頭一個小夥計又說他們因恐鬼子安上地雷把他們一下子都炸死，所以把電話匠〔石旁〕了，電線也扯了。還有一个人抓住一座女

人模兒把外面衣裳扯下來，就把這光溜溜的外國婆子扛過街去。街上一群人看見都叫好，一个一个的都拿來打趣兒。一些孩子們都跑到跟前來搶這婆子頭上的金絲髮，一時你推我擠，爭的大家打起來』，姚老爺說到這裏，二人不禁哈哈的笑起來了。此時旭日始丹，院中漸聞人聲。羅大把書房窗紙捲下自語的說又該是個大熱天。原來北京夏時天氣涼，夜晝熱。人家住宅大都平房。白天捲下窗紙，可使屋子如同地窖子一般蔭涼。這姚宅往年暑伏，向來搭上天棚，有三四十尺高，好似一棵大樹，將整個院子遮着，而仍舊可以通風，但今年五月城內多亂，時有火災，那天棚蘆蓆木桿最易引火，故此免去。待羅大掀簾退出，姚老爺方在坐靜沉思未久，忽聞木蘭呼喚『爸爸，您已經起來啦』。這木蘭梳着一條漆黑的辮子，兩眼明亮，長的原本不大，又是穿上一件薄薄的單衣，身材格外顯小，看不出是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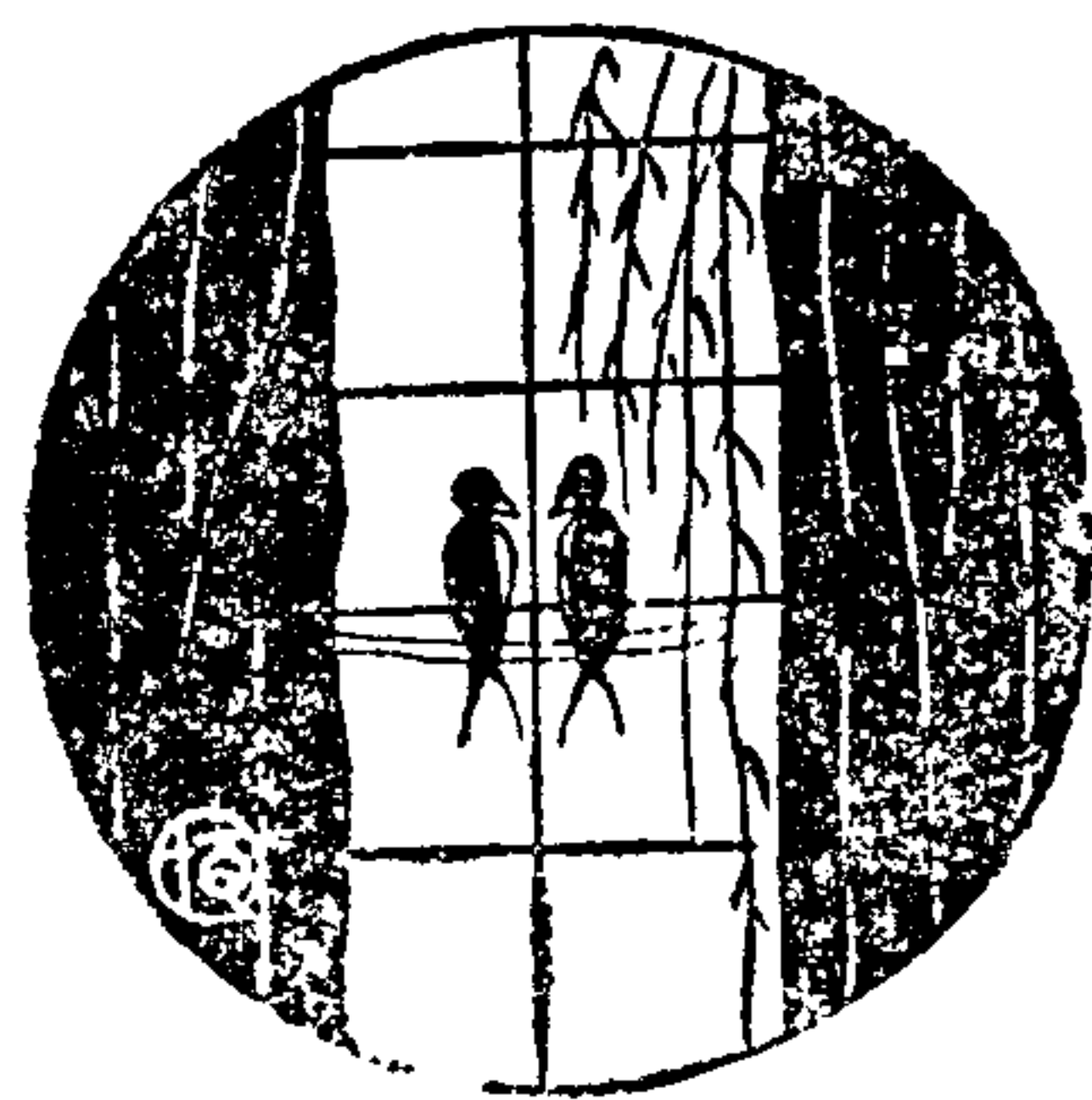
瞬息京華

十歲的姑娘。每逢姚老爺沒有睡在太太的房間。她次日一早起來，洗梳完畢，便先到外書房向父親請安。原來木蘭喜好來到書房聽爸爸說長道短，而子女之中姚老爺因最疼她，也是愛合她講東講西。

姚爺見木蘭進來，問道『媽媽起來了麼』。木蘭回道『除了大哥哥跟妹妹兩個人，別人都起來了』說完接着問道，『昨兒晚上您幹甚麼說那些骨董都是廢物呵』姚老爺答道『只要你常作是廢物，就是廢物了』這話含義木蘭不能領悟因又問道『難道您當真，把那些東西留下嗎。不論怎麼樣也要把那些翡翠琥珀刻的鳥獸藏起來給我。我可是都要』。姚老爺笑道『我的孩子呵，早就作了』接着將他秘密埋藏的幾樣東西說了一遍。所有各物名稱木蘭早已記在心上，旋又問道『萬一被人找到跑了去，怎樣呢』姚老爺道『孩子，你聽着，物各有主。那些周朝的銅器在已往三千年，你可知道曾經落了好幾百個人的手裏過。世界上有那一樣東西，一個人可以永遠守住的。眼前是我的，再過了一百年之後該歸誰呢』木蘭聽到這裡心中正在發悶，忽又聞姚老爺接下去說：『可是一個人不該有這些寶貝，就說創起來的話，也只是一甕一甕的水』因忙問道『那麼，匣子裏那些

翡翠刻的鳥獸呢』姚老爺道『他們會變作小鳥飛了去』木蘭又問『要是咱們再回來自己創出來呢』姚老爺道『那麼，玉仍舊是玉，銅仍舊是銅』這話使得木蘭又歡喜起來，同時也得了一個教訓。正是一人有無福氣只是命中註定。斷非偶爾逢遇。而有福必有德，才能享受。凡應分享福之人，一甕之水。見之變為銀。其不應分享福之人，一甕之銀，見之化為水。

父女二人方才講完，只見碧霞來說『太太問老爺已經起來沒有，要是起來的話請過去有事商量』姚老爺問道『馮二爺起來沒有』碧霞回道『已經在那兒等候。』於是姚老爺帶着木蘭穿過月門一徑走到後院子裏來。只見珊瑚正在這裏忙來忙去把皮箱子一件一件的搬到堂屋裏攤滿地上。這珊瑚今年有二十多歲。本姓謝。幼失怙恃，姚老爺因與乃翁至交，視同親女撫養，到了十九歲時，把她聘給一個好人家。不幸翌年既失所天又無所出，珊瑚因仍回到姚宅住下，迄今已有四年光景。但已柏舟自守，不獨面無愁痕且有恬然自足之態，而在男子面前，舉止大方，一點兒並不忸忸怩怩的。她稱呼姚老爺姚太太為爹娘。木蘭叫她大姐，因是一班底下人都叫木蘭二小姐莫愁三小姐。



瞬息京華

瞬息京華

林語堂原著
汎思譯

這珊瑚倒是處處替姚太太分憂代勞，留心下人及日常家務。而姚太太見其非常得力，却深倚重。家裏每逢有事商議，必要靠她一同決定。

且說珊瑚見姚老爺來到，連忙請了早安，把箱子騰開，讓出路來。姚老爺見她蹲在地上，仍然穿着一身睡衣，戴着夜裏睡覺梳的那條辮子，活像一個小閨女，因說道『你還沒有梳頭。吃完早飯要去梳』。珊瑚立起笑道『吃完早飯後，祇怕要熱起來了。不如現在就去梳吧』。於是跟着姚老爺一路穿過四套間兒進去一間耳房。只見姚太太坐在牀上，馮舅爺身穿一件半舊白洋紗大衫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姐兒兩個正在商議出門的事情。錦兒在替莫愁梳辮子。大家見姚老爺進來都站起請安。祇有姚太太坐着未動。姚老爺向她面前一把椅子走去坐。木蘭早已悄悄的溜到母親身邊坐下，靜候聽講。

看官們須知，一般孩兒，往往正在發育時期，女的一到九歲或十歲，男的若不會嬌養，到了十二三歲，雖然童心猶在，但舉止動作，處處想學大人的模樣，以懂規矩為體面，不懂規矩為可恥。一旦兒女有此感覺，即應視若成人，不使放任。

那木蘭的母親，秉性雖嚴，但木蘭從不怕他。原來姚太太曾經還有個小女因病夭殤。如今剩下木蘭莫愁姊妹兩個，不免寬縱一些。

那姚老爺為女兒起的名字，却是不俗。專取那通常罕見之史傳人名，而一般習用之秋月雲芳翠青慧珍彩玉蘭牡丹玫瑰以及各種草名，一概避免。

那木蘭原係古代一個孝女。易裝代父從軍，歷十二年歸，重理紅妝，人始知其非男子。這段故事今有一詩傳頌世俗，叫作木蘭辭。那莫愁本是一個

富家的有福女子。南京城外有一湖取以爲名。今仍沿用。姚老爺原來還有一個幼女叫作目連。這個名字見在一部佛教戲曲。目連乃是一個佛家弟子。其母不信佛，致落陰間受刑，目連力圖救之。這齣戲把地獄之苦難描寫得淋漓盡致且將佛法孝道融和，兩全其美，因是流行民間。姚老爺那第三個女兒，雖有此名，且西山某寺有個尼姑收爲弟子，不幸短命幼年去世，且說姚老爺進來歸坐，先向馮舅爺說道『最好早一點去拜候那御醫。』木蘭聞此納罕問道『誰病了』。姚太太立喝道『小孩子要用耳朵，別用嘴』。一面自己轉向馮舅爺問道『你去見他幹什麼』馮舅爺回道『且去試試看能不能託他講個人情，路上好有官廳保護。』木蘭忍不住又插口道『現在正是義和團勢力大的時候，怎麼不去請他們保護呢。』衆人聞此妙計俱皆目瞪口呆，一時馮舅爺望着姚老爺，姚老爺也望着他，姚太太望着他們兩個。半晌，姚老爺回頭看看木蘭頷首笑道『他這孩子倒是會想主意。這位御醫都是認識端王。要是端王肯發給一張路票，感情更好了。』珊瑚接道『你瞧這孩子，只才十歲，可是別小看他。大起來我可真要怕他。將來非得嫁給一個啞吧。兩口子一生一世光是由她一個人說』木蘭因獻計成功，不覺喜出望外，但加大人一番誇獎又怪不好意思的。姚太太怕她當

瞬息京華

真得意起來，理應規戒，因說道『小孩子無非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那裡真的懂得呢』。說畢，只見碧霞來報早飯已經開好，姚太太因想起迪人，乃問道『大少爺在那兒』碧霞回道『在東花園裡看銀屏餵鷹呢』。我已經叫他來了』。

立時大家都到東廂房來吃早飯。尙未吃完，只見羅大來回驢夫已經到了。馮舅爺連忙把手裡一塊饅頭塞進口內，走出招呼。

這驢夫見到馮舅爺開口先說是城外遍地兵匪，驢馬皆不易尋得而且趕車的多不敢輕易遠行，因此非要僱主多花一點才覺合算，然後將他要價開出，乃是五百兩銀子五輛車。接着又講這個價錢，要說不顧生死連趕十來天的路程，論理不算爲多。馮舅爺聽見這個價錢，早已吃了一驚，那肯應承，可是爭了一回子，這驢夫寸步不讓，祇說惟恐路上連車帶驢子通通沒有了去。馮舅爺又說一路都有官廳保護，但他仍然分文不減。馮舅爺心想這個小子只怕真是個老實人，雖然從來出門未曾有過如此破費，也不便和他多計較了。

於是馮舅爺定規妥了，回進來細述一遍。姚太太聞告祇嘆那裡聽說過這樣貴的價錢，但亦無可奈

瞬息京華

何。那些小孩子一聽有五輛車可坐，个个喜歡的眉開眼笑，彼此立刻商議起來如何分座。廸人說要和銀屏一齊坐，木蘭莫愁都指定珊瑚。原來這椿事在孩子們看來，無非是一場高興。尤其木蘭莫愁二人，有生以來，無論坐車乘船，乃是第一次出遠門，而且時常聽見母親和大姐講起杭州，因此更是巴不得要去。

却說馮舅爺當早去見御醫。那御醫與姚老爺頗有交情，因此應承代向端王處索取路票並盡力請派保鏢，那端王若有明令保護，途中無論兵匪，皆不敢犯。

且說姚老爺有話在先，各人只須帶上單衣，因是行裝輕便不少。雖然如此，零零碎碎收拾起來，一家七手八脚也要忙了一整天的工夫。惟有廸人一个子在東院花園裏只顧玩耍他那毛頭鷹一面還要和銀屏打攪。

這天黃昏，夕陽紅映，翌日光景必熱。當晚飯後，全家上下聚會一起，各人車位先行安排妥當。姚太太再將此去路程說明到德州乘船，並告知杭州住址，以備萬一途中失散，可以各自尋歸。末後吩咐大家早息，次日黎明即要起身。

祖國雜貨

金山

新華興公司

大埠

地道藥材

NEW CHINA TRADING CO.

IMPORTERS & EXPORTERS

1045 STOCKTON STREET

San Francisco 8, Calif., U. S.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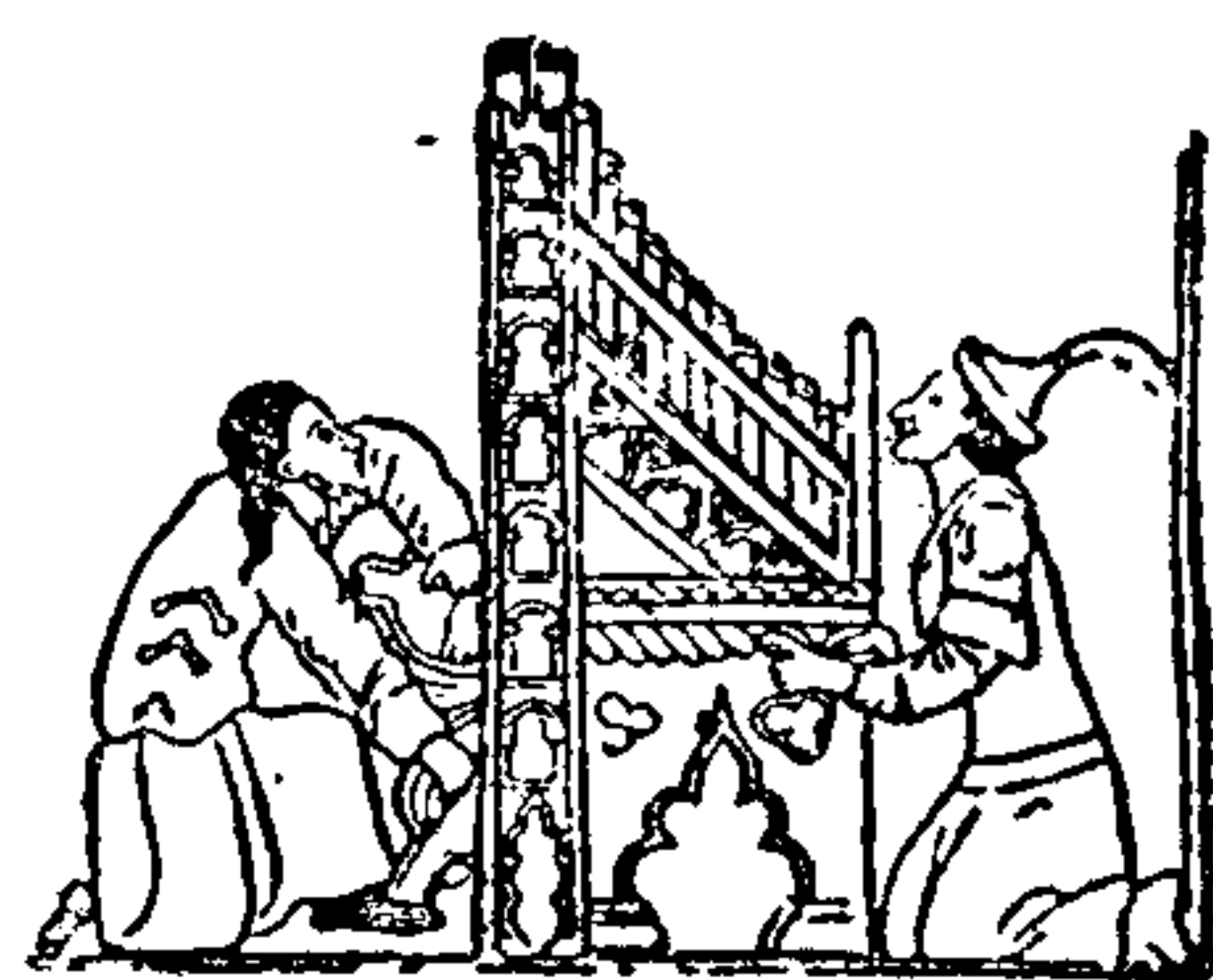
Phone CHINA 0537

專代理上等花旗參

新到大批藥材

一百磅庄和珍珠油

大批高麗參平沽



瞬息京華 (五)

林語堂原著
沈思譯

〔第二回〕

且說木蘭和八歲的妹妹莫愁同珊瑚一車，盤腿坐着那硬綁綁的藍布墊子上，祇因頭一次坐騾車，身子止不住的隨車顛來動去。但覺滿心歡喜，好像要到老遠的地方去遊玩一樣。

車行未久，姊妹三人就合騾夫攀談起來。這騾夫却也喜歡聊天。先從拳匪說起，把拳匪幹的和沒有幹的事以及拳匪合他談過的一套話，都告訴她們。又將天津一役，原原本本的敘述一遍，接連又講到光緒皇上和慈禧太后大阿哥三人的種種趣聞。那沿途景物到處自有一番話語，不必細說。

車子走過前門，進了南城，祇見民房多已燒毀，街里道坊，全無人煙，再沿城西行，走到一塊空地，忽望一簇人站在那裏一張供桌四周圍，桌面鋪

着猩紅檯布，上擺一對錫蠟台，点着紅燭，原來有幾個二毛子嫌疑犯跪在那兒受審。那騾夫指給木蘭姐兒三個看，只見羣人裏有幾個拳匪是女的。身穿紅褲短衫，頭頂上梳着髻鬟，寬寬的褲脚下面露出一對金蓮。腰裏緊緊一條寬帶子，跟那些也穿紅短衫的男匪繫的腰帶一式一樣，顯得威武揚揚。那騾夫說這般娘子軍分爲紅燈罩與黑燈罩兩種別稱。她們白天要拿紅扇子，連扇骨也是染的紅顏色。晚上則提紅燈。紅燈罩乃是姑娘，黑燈罩乃是寡婦。其中不裹脚的乃是從船上招募來的。她們的頭目稱爲聖母原係連河船戶出身。可是巡撫曾經派過一頂黃綾轎子接她到衙門裏會面。那些姑娘有的會拳術，但多數不會。她們的本領，在能使用妖法。據說要從念咒學起，學後稍事練習，如欲昇天，祇須紅扇一搖便能騰空。無論如何她們確能飛檐走壁，因那騾夫曾親眼看見她們在房頂上過，看官們，你道

，那騾夫果真見到過那般拳匪作法麼。其實不錯，他確是見到好多次。那作法原來如此。開頭擺設一張香案，点上蠟燭。隨後嘴裏念念有詞，立時神經發作，滿口咒語，致使鬼魂附體。兩目凝視。旋勿力揮大刀自砍肚腹，却不見傷痕。據說他們招來的鬼魂即是孫猴子的顯靈。

這些離奇的故事，在木蘭心目中，却是活裏活現，但當騾夫講完之前，不覺車子早已出了西便門，走到郊外了。

且說姚老爺闔家老小出門在途，起初三日，總算平安無事，祇是各人覺得太熱，車子顛得難受。尤其是腿酸，無人不叫苦。因此規定每日大早動身，早飯前先走上一二十里，其餘預計行程，午前及午後半天儘量往快裏趕。而正午時刻，人騾可多歇息。惟有迪人和馮舅爺一人一路常要下車，走一來里，溜溜腿。但是過了第四天，車子顛簸，大家都慣了。

迪人這孩子却是最不安分。時時要倒車，不是要跟娘坐，就是要跟這個那個丫頭坐。姚太太捨不得管，也就由他換來換去。迪人原來最高興合銀屏作伴，銀屏比他大三歲。但也喜歡拿錦兒打趣，有

時損得她下不去索性跑到太太車裏抱一抱孩子。

且說衆人順着保定大道一天工夫趕到涿州，由涿州拆轉東南，又走兩日路程，到了第四天，不意局勢劇變，謠言很多。一說聯軍已攻入北京，散兵潰匪俱皆南遁。又一說，巡撫裕祿及李秉衡將軍均已自盡。甘軍也敗退原防。而官兵拳匪時時自相衝突。拳匪因祇有刀戟，抵擋不過，一聞鎗聲，便東奔西跑，全無鬥志。一般兵民却不知如何看待這些拳匪。兵丁之中，即同一隊伍，有說該打他們的，有說不該打的，幾各相半。但是他們焚燒教堂及殺滅那般天怒人怨的洋鬼子，俱皆大快人心，備受百姓歡迎。至於朝廷，今年春天曾經把他們召編團練，號爲義民。最近不久，以攘夷之議可行，似又想要重用他們。但到如今，官兵則應將其剿滅。那般亡命兵匪，四鄉流落。因是到處搶掠愈來愈多。自京津一路南下祇見難民塞道。有的步行，有的坐騾車，有的坐小車，有的騎小馬，還有一些鄉下人挑着擔子，扁擔兩端，一頭是小豬，一頭是嬰兒。

且說姚老爺一家開始三日途程，遠在那些敗兵殘匪退路之前，因是一路堪稱泰平。如今聞此風聲，非但女眷害怕起來，連迪人也安靜了。姚老爺遂

吩咐此後要隨隊隨行，儘速前進，務希在兵來之前，先到德州，一面又想到那瑞王所發給之路票。現已無用，留之反招兵匪留難。不如撕毀。

且說衆人第四日晌午稍許一歇，日落以前，便已行抵任邱。姚老爺下了客店，即向主人探詢城裏有兵沒有。主人答稱，本地現有天津鑲黃旗第六營佐領駐防。一個月前天主教堂曾遭拳匪焚毀，但徐佐領進城之後，即將數十個號稱大師兄的抓來砍頭，從此黨徒四散。姚老爺聞告，心下大寬。但不多時又有一旅客攜帶家人五口，兩個婦人，三個孩子，也來投宿。這個人家傳來的消息可是不好。原來他們也是逃難的。因聞任邱地方有徐佐領駐守，很消停，當天早晨由保定一直奔來。據他們講：一個作官的潤人家到保定去。有一位女眷帶上一個金環子。半路途中忽遇一幫散兵擁到跟前，看見這環子，向她要。這位女眷脫下慢了一点。有一個兵便不由分說把她的胳膊肘兒砍下，拿了環子就跑。不久又有一夥兵來到，聽說這回事，一眼望到前面許多兵，料定那環子必在其中一人手裏，馬上追過去，開鎗打死了好幾個，可是有幾個跑在儘前頭逃了的，却在路旁高粱地裏伏候，一俟這些追搶他們的兵走過；突然開鎗，一個不留，都打死了。於是單單一個環子斷送了七八十條性命。

中 美 工 商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SINO-AMERICAN CORPORATION

IMPORTERS & EXPORTERS

Offices: Tientsin: Rm. 307, Sin Hua Bank Bldg., (Head Office) Pingkiang Road. CABLE: UTCEN TIENTSIN

Shanghai: Rm. 609, Sun Sun Bldg., Kweichow Road. UTCOR SHANGHAI

Mukden: Rm 1. 2, Wai Fong Bldg., Chung Hwa Road. UTCMU MUKDEN

San Francisco: 410-416 Jackson Street, San Francisco 11, California. UTCOR FRANCISCO USA

本司代理大美大各廠出品。經營各種業及誠僑服。有託無歡。竭誠為胞務。如委。任。無。任。歡。迎。